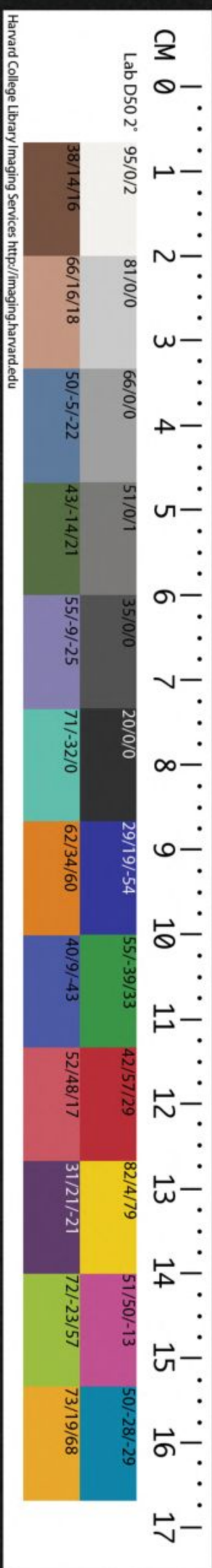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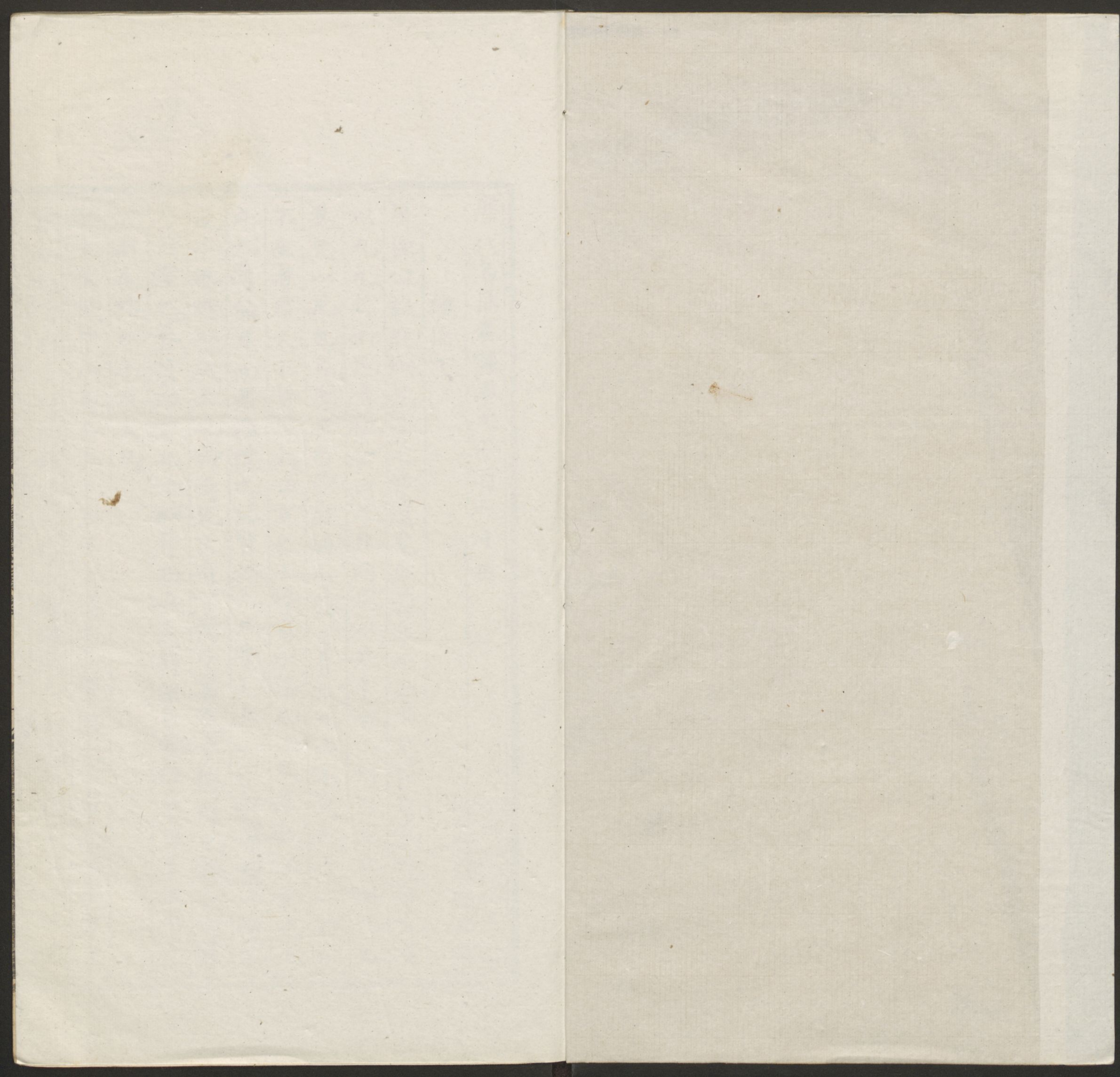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61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五

禮臣下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
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九九
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
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
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既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
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庶民言博謀也桓公曰善
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至至詩曰自東徂基自羊廷平言
以東及外以小及大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也田子方適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
乘和飲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罷請天子不與自禮子方曰不誠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五

禮臣下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

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前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

士貴乎。對曰。士貴耳。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言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歟。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只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漢孝文帝時。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甚得。上禮之恭。常目送之。中郎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杜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存。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大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

共畔諸呂。大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
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
德以懷四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
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
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張
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
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
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
祿勳。領宿衛臣。後數日。竟拜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扶陽節侯韋賢卒。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
玄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按

驗。玄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
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
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
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
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
上。後遭脩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
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
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與郭微卿並養。
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畜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未肉。
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
候伺組微卿。不得命。晨夜去。皇孫教湯盥。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

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微卿。組微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微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為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詔復賜丹爵關內侯。時王嘉坐薦梁相。等迷國罔上不道。下廷尉詔獄。永信少府張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先必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

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主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刑則臨吊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家。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後漢光武建武九年春。祭遵卒於軍中。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

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伊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
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
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
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
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
拒隴蜀。先登坵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
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蘆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
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
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
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
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
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為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

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叙衆功。
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

光武時。徵周黨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
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
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曰。臣聞堯不煩許由。巢父而建號
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
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
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
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知臣言。伏
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

而終。邑人賢而祠之。

馬援前在交趾。常餽意。故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意。故實。大。援欲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惟。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光武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葬。裁買城西數畝地。槩葬而已。權葬故賓客故人莫敢吊。時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畏趙。高。韓。將。樓。聊。而不下。燕。將。文。下。計。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

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願計哉。也。寧自知當安十郡之使。微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也。孤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守音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脰。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瘞。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士。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

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譏。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
懼。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釀於用賞。約於
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
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魯聽
之說而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賢儒之言。無使功臣
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賦項。孰賦之。齊賦
以桓公嘗有解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以
聖大矣。則祀之。能。若按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
公卿平援功罪。宜絕百績。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
感藥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梁王。藥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
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陳元以父任辟司空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
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
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
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
下。况以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微訐
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天臣無所措手
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
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
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盛張耳目。陛下
宜備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安帝以陳忠為尚書。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安帝嘗變答。輒切

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台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所有興造。又不敢希意。后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又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罰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共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所建。

桓帝時。有詔公車徵揚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違詔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俱微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詳議賞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

吳孫權時。周胤為都鄉侯。以罪徙廬陵郡。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師。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鄴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盡爾懲罰。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

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誼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况於瑜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旬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難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吞口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恣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耳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降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未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

晉惠帝時河間王顥表立成都王穎為太弟為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征南將軍范陽王虓與東平王楨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為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為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臣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為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為國劾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為天下所罪故未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

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勲。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實為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為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群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悉如舊。如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勲。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捍城。

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日月之曜。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

成帝咸康四年。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大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為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卻至使楚。楚子饗之。卻至辭曰。本忘先君之好。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為起。在輿為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

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唐太宗貞觀中。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極。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故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蔽明。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宵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唯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襍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

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泉。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以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弑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為己亡。非其親暱。誰任之。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薄厚。然則為人主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興經綸。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履之衡軸。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聞。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其。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元。下生百端。有端之變。無有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

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定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足以長奸。此非堯舜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堯舜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

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力。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人。何貴於疎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群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則臣為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

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

徵又上疏曰。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後。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不為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強直為擅權。忠讜為排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強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其力。忠讜者慮排謗。

而不敢與之爭。發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不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為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哉。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鼓之畜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佞

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速避佞人。况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竟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目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凡案。以比弦韋。

徵嘗詣朝堂。抗表讓左光祿大夫附崔確奏稱。臣在隋朝。備經喪亂。如臣流輩。死亡略盡。臣得奉太平。又特蒙拔擢。恩澤既深。唯恐報效。但臣先有眼疾。比加風疹。轉加增劇。天鏡陰晦。數步之外。全不見人。

倉卒轉動。即覺心識悶亂。方今天下無事。美彥如林。無容痼疾之人。久在樞近。非但不可更加二品。仍乞解侍中之職。授臣一二品散官。不離左右。足申愚見。拾遺補闕。非敢虛飾。其實臣志願。太宗令崔敦禮謂之曰。國之安危。資於輔弼。得其人。則日隆日化。失其人。則敗不旋踵。公寬以接下。忠以奉上。朕每有乖僻。公未嘗不言。社稷安危。唯公是寄。假使公全無兩目。猶當早公置於左右。朝夕諮詢。况公所患非重。便欲拂衣高蹈。匪獨乖於朕意。僉議以為未可。

時或告大將軍薛萬均。平高昌日。與高昌婦女有私。勅大理卿孫伏伽推鞠。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對問。魏徵諫曰。萬均兄弟誠款。豈著姦私之事。虛實難明。若罪狀顯然。錄付伏伽自了。若事無指約。萬均必是有辭。遣大將軍與破亡婦女對辨姦穢。辭既不伏。聽者必疑。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故秦

穆公賞盜馬之酒。楚莊王赦絕纓之客。且楚莊秦穆並夷狄之諸侯。列名五伯。垂芳千祀。况陛下以萬乘之主。道高堯舜。作之不法。何以示遠。帝納其言而罷焉。帝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納懿公之肝於其腹中。今覓此人而不可得。魏徵對曰。昔豫讓為智伯報讎。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為報讎。今即為智伯報讎。何也。讓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亦何為無人焉。

諫議大夫張玄素少嘗為刑部令史。帝對朝臣問之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為非是。陛下昨見問張玄素

云隋任何官奏云縣尉又問未為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
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
唐創膺任官以才下祝庸係量能使用陛下禮重玄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
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群臣窮其門戶棄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恥人
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戴玄天罄竭臣節猶恐
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羞慙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
節死義其可得乎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
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
之以禮上然之曰幸芙蓉園遂過其第載與還宮

張公謹卒上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准陰陽書去日在辰不可哭
泣此亦流俗所傳上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日辰遂泣之

玄宗開元中廣州都督裴由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

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
辱臣嚮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柰何以卑
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

時禮部尚書蘇頌卒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
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息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義昔昔
知悼子卒辛公宴樂杜黃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頌累葉輔弼
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
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
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頌且葬我恐自娛哉半道而還

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
宜墜萬機天下其謂何太常博士陳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
卹賢臣天下所以安况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

宋太宗淳化二年。左正言謝泌上奏曰。臣竊見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宰相樞密並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有詔從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臣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盡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候百執事於政事堂。無解衣之暇。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日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有直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之臣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木。顧雍到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謹密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他人乎。使非其不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

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持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識量庸淺。昧於大體。妄率臆說。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上覽之嘉歎。即遣還前詔。仁宗天聖二年。左正言劉隨乞優禮李允。則晁迥狀曰。臣伏覩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行。恩加勲舊。事出非常。凡居將帥之臣。各勵公忠之節。竊以李允則素懷韜畧。勤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輯。不邀功以生事。無縱敵而失謀。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亭鄣。樞近大臣成筭之外。若召而賜對。詢以方畧。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子少保致仕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歷任三朝。垂五十載。徇翔兩制。踰二十年。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禮議論。詳正無不參預。加以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之臺閣。清流州郡。循吏過之。論辨所以居多。近者引年致政。

斯為達禮五常五行蓋無關焉。文苑指為宗師。朝野推為君子。有茲儒雅之望。未行優異之恩。臣亦願兩宮聖慈。特同允則。近例賜以全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史。耆儒詳練。必有可觀。每遇萬機餘閒。溫涼得所。詳延二老。賜之從容。俾說往古治亂之因。國初經制之務。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尊禮宿舊。益厚於時風。傳示方來。用光史冊。臣以為文武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唯此二人。先謂時賢。恐須旌別。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上奏曰。臣聞三公之官。至重。所以經邦。萬事之統。實繁。貴乎燭理。故明主躬親庶政。體貌大臣。常於進見之間。俾盡論思之道。蓋君臣相遇。則可致時雍。上下不交。則謂之咎塞。同在倚毗。丞弼詢訪善謀。使下情必通。上澤無壅。斯有國有家之大務也。臣伏見中書樞密院之官。是皆選自宸衷。委之柄用。領三事之職。

佐萬機之劇。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乃每遇剛辰。得親丹床。外朝始罷。延英次對。中覆奉行。祇循常務。以天下之太。民事之艱。恐非數刻之中。可盡研幾之理。欲望聖慈。當清閑之燕。迭召兩府。臣僚賜坐。便殿。俾其極獻替之說。酌古今之宜。究治亂之源。達幽隱之意。上以成好問之裕。下以申納忠之誠。明良之歌。上下同體。是故平時而論。可明其體要之變。臨事而辨。或近乎遊說之嫌。以虞舜之明。而云好察。迺言。以漢文之達。亦曰無甚高論。此實通國體用。衆智之大端也。至於米鹽之細務。褻隘之末節。此特有司之職耳。不當取決於宸斷。宜詔所司。科簡之庶。其正大小之分。造權義之中。延納訐謔。開益聖智。提綱總要。叶大德之不官。造膝虛懷。明為善之最樂。臣猥以庸望。輒罄愚衷。干冒威嚴。隕越無地。

皇祐三年。知諫院吳奎上奏曰。臣伏以國家謹禮法以維君子。明威罰以御小人。君子所顧者禮法也。小人所畏者威罰也。繇文武二選為士大夫。

是皆君子之地也。儻不以禮法待之。即是廢名器而輕爵祿也。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臣下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固留權之至也。自三代以來。雖衰微之世。未有不謹斯禮。以塞貪冒。聳廉隅也。近者光祿卿勾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並以年高。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群倫。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早以臣前所奏施行。

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觀御史臺告報百官立班郊迎宰相。文彥博富弼者。誠隆禮也。與夫隆之以虛禮。孰若推之以至誠。任之以實權。自陛下用文彥博富弼為宰相。中外皆謂得人。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不得詣宰相居第。首官不得間見宰相。是不推之以誠。不任之以權。而以郊迎虛禮待之也。伏乞罷百官郊迎。而令兩制百官復得就第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而以達陛下之聰明。則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

嘉祐元年。右司諫馬遵上奏曰。臣伏觀近制兩省兩制官。非公事不得與執政二臣相見。及臺諫往來。兩地大臣非休假不得接見賓客。徒彰陛下有疑臣下之名。而實無益於事。已曾論列未奉指揮。臣歷觀前代以及漢唐之盛。小大之臣。往來相見。並不會有禁止之文。唯唐德宗之時。朝政多僻。臣僚或過從。多令金吾伺察。密奏故宰相不得於私第見客。徒示猜嫌。無補奉天之難。及憲宗英斷不疑。委任裴度。遂除其禁。得延英後。卒立淮西之功。乃知馭臣之體。在於明聽斷。而不在於設防也。陛下聖明。必照此理。若謂新制已行。未欲便改。臣請以先朝故事言之。淳化二年。用右司諫王禹偁奏請。令兩府大臣不得於本廳見客。以防請託。時有左正言謝泌上疏。極陳其不可。太宗覽奏。即追前詔。並令如舊。乃知事苟未便。尚憚而不改。鄙切緣此事。本為大臣。若非陛下特賜指揮。中書避嫌。重於奏覆。伏乞早賜聖斷。以釋中外之疑。

遵又上奏曰。臣聞推隆者年。則民德歸厚。崇勵高節。則薄夫以敷。此前

籍之通規。而先王之達禮也。竊見皇祐中。明堂大赦。曾召兩府舊臣。杜衍任布等陪位。雖各人辭疾不預侍祠之列。陛下降詔。禮遣使輅。賜予備厚。復恩其子。殊榮異禮。照耀一時。陛下優賢養老之意。白於天下。而人知勸矣。今杜衍且八十。德望愈隆。使古禮復行。當在更老之位。至如近侍致政而歸者。張鼎之之公直。劉夔之靖方。如此等皆謂良士。今陛下享壽安之福。行恭謝之儀。凡在高年。正宜加禮。臣愚欲乞聖慈。指揮中書。候將來大慶禮畢。檢會明堂恩例。特賜施行。使衍等黃髮復見太平之事。書之史冊。足為美談。庶幾冒榮越禮之人。睹而知愧。化薄歸厚。或出此塗。

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兔逐麋。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

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為名。從而攻之。此豈為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皆為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昇。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為眾所服。知王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累叙而為之也。

光又上奏曰。臣等伏見朝廷鄉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勤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間閭之中。以為學官。烈辭讓未至。今

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為妻林氏疾病廢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污險詐。行無細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為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脩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偽。沽釣聲利。則朝廷擯者以為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為鬼心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前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

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

光又奏曰。臣聞聖主之教。尚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既醉。行葦。美宴。好之相樂。刺乾餼之失德。禮有幣帛。饗餼。行於邦國。贄獻。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更議著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為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鄰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詆

以峻法。鄉聞知鎮戎軍曹脩受鄰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密院劄子。實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并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准盜論。今曹脩因陳首。雖免書罰。尚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正謂珍異見錢。今曹脩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為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為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為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媮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為曹脩除雪贓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

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准律文。處分即贈遺人而受其還答入己者。准盜論。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為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仁宗時。傅堯俞上奏曰。臣聞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然則上之待下也。既重。下之報上者必深。此古今之通義。而人情所必然也。如武臣者。尤資駕馭。雖有典刑。可以威制。若使臨利害而無變。蹈鋒刃而不悔者。臣謂非得其心。未易論也。况威武之令。頗或寬弛。而勇鷙之性。非可遽懷。朝廷狃於無患。恬於用文武。臣職任。頗侵奪之。數沮其心。不能無怨。方今災異浸多。民力困竭。臣恐文治不常。獨崇其他事權。未敢論列。如提點刑獄。實為要任。文吏不盡稱職。武臣不皆曠官。一旦不擇。能否。獨罷武列。近又聞臣僚上言。乞差文臣

知鼎州事臣竊觀之。未見其便。望陛下以職任還之。稍加禮遇。但精於選覈。必得材實事。或疎闕不容苟貸。無狀被黜。其心自甘。如此則畏威戴恩。緩急可使。幸陛下不以孤臣棄其言也。至於武舉。亦宜脩復。今入仕之門雜而多者。無如此時。何惜不以十數人恩澤寵四方。跡弛不羈之材。苟行之有常。取之有法。亦可以得士。且誘人學。兵惟陛下留意。

河南府通判謝絳上論曰。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皇帝肇脩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額。作贊刻石閣下。景德中國書寢廣真宗皇帝益以內帑四庫。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迺宿廣內者。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尋或引兩省故事。別建外館。直舍卑隘。民欄叢接。太官衛尉供餼滋削。虧體傷

風。莫茲為甚。陛下未嘗過翠華。降玉趾。寥寥丹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竊為聖朝惜之。願闕內館。以恢景德之制。詔可。

陝西經畧使范仲淹等奏曰。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

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得錢壹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擾戶民。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成廢公用錢處。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廷。豈當緘默。

知諫院包拯上疏曰。伏以人臣之義。七十致仕。著在禮經。卓為明訓。所以優假老成。遂其安逸。既不違達尊之教。且開知足之端。歷代所欽。治宜敬切。本朝典故。尤所重之。凡曰引年。莫非延世。推之半禔。待以優恩。其於敦勸之方。可謂至乎其至也。然而近歲。寢成弊風。搢紳之間。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殊愆羞惡之心。馳末景於桑榆。負厚顏於鐘漏。不知其過。自以為得。誠非朝廷所以待士大夫之意。又非士大夫所以遵禮義之常也。臣思及此。悚然汗下。伏望特降指揮。御史臺將文武班簿檢會。應臣僚年及七十。並令臺牒。諷其致仕。如牒舉後。三兩日內。未見抗章祈請。乞自朝廷降令致仕。所貴稍遏趨營之弊。頗敦廉耻之風。

御史中丞賈昌朝上奏曰。臣伏見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河陽。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乞免衙辭。河陽節度使楊崇勳。復平章事。乞免衙謝。兼聞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謝。辭者。接近制臣

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衙。除假故外。若事急速。或許於後殿。或免過正衙。並繫臨時特旨。耆等位為節制。久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詣正衙。或扶以拜君。或揖而受賜。既稱衰病。且冒寵榮。雖聖上眷待老臣。特推異數。猶宜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自求優便。今國家外扞邊寇。方任武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寮。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五

傳見謝辭並合在前殿內請正衛除假以外若事急或許不復
或免過正衛並繫臨時特旨等語在案制是去朝開齋見不與前
殿出入不論正衛或法以拜君或揖而受賜既歸東向且官罷
聖上春待先皇特推為數猶宜避先以示恭肅宜可概上奏封
優使今國家外打邊疆方一武官所宜垂示恭肅不可專用如
恐文武臣等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五

